



士小節下

□13  
2471  
2\*





2471  
2-2



士小節卷之五

完山

李德懋懋

官甫

著

藥城

崔理煥星玉甫

編

士典第一之五

御下

不教子弟以小學責其實效只憂輕率險詐是孟子所謂罔民

太嚴則悍子離太愛則黷子肆為人親之道嚴與愛之間乎

子弟有過循循敕戒切勿過時恚怒萬石君之便坐



不食損體貌近於徑情非正經也然萬石之醇謹而爲此猶之可也後人之粗暴而效此者徒作一家之牢騷耳

子女弟姪婦妾輩若有罪過隨其輕重諄諄面戒或切責之雖至楚撻須當嚴愛并至不可出決絕之言亦不令他人知之世或有不勝其恚向人說其過惡此讒間易入而倫理將滅之兆也其所惱怒雖或出於至愛之情漸亦不可長也子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傳曰爲親者諱

子弟婢僕偶有一過當卽地戒責勿留胷中或於他

日又作他過不可歷提前過嗷嗷督責也

卑幼雖有過失勿亂罵勿散毆散毆者不辨要害也妻子雖有不如意不可疾聲詬罵如婢僕而輒出逐棄決絕之語恩旣不孚而威亦不敷

舅姑生日徵索新婦盛饌以爲宗族賓客夸耀者近於虐而不慈

妾婦有恃則必恣不可數數假顏色與之戲言昵笑矧伊聽內其漫濶之譖乎

婦妾乘夫主之顧愛因侵斥子女及妯娌姊妹當卽痛加禁抑使不敢售其怨望假使其事雖是而其



言不順亦加嚴訶大抵待婦妾之道恩愛勝而莊敬少故以底于家道敗而人紀絕

逢人夸張我妻子之才能與暴揚我妻子之過失其事雖不同反其常則一也以其溺愛而辟惡也

家人不可偏示愛憎噫譖諂興而扶抑盛一家之內門戶各立則家道始覆故爲家長者公明均正可以齊家詩云鴉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此之謂乎

或問御家之要予曰家長毋出不忍聞之言家衆毋作不敢言之說則家道正矣

制暴怒省煩言治家御衆之先務

天日陰曠禽鳥爲之噤音家長厲怒妻孥爲之薰心故操家枋者務積和順以導家衆是謂吉祥

因恚不食大損身心方恚時適當食忽萌不食然後可以懼服所恚之人之心須猛然回思以爲我若不食家人亦應舉皆惶恐不食緣我一人而諸人皆飢已是不忍其中或有虛憊善病者欲食不食以致勞傷豈不憐惻於是怡然降氣慰喻家人團圞卽食又細思以爲早晚我之怒氣平而飢念生始索飯而飽啖則婢妾之輩豈不暗笑其顛倒苟



且何如是耶於是幡然愧赧起而卽食也隣叟年  
逾七十性隘戾每飯索水水不卽至則輒擲匙出  
門同里譏其悖妄予亦深以爲戒

凡因怒責人不可指摘其眼口頭面行步聲音譬擬  
以盜賊鬼魅蠻夷虺蛇狐豺犬豬可惡可賤之物  
及古之惡人禮曰擬人必於其倫

人或蒼黃鹵鈍視聽應對執役步趨疎畧不敏勿遽  
罵曰盲曰聾曰啞曰拘攣曰跛蹙

金府院君柱臣性仁恕嘗曰在家居官奴僕官屬有  
罪當施重杖須先詳察其人飢飽強健羸殘若其

飢餒及羸瘁殘弱之人則干犯雖重勿使大杖亦  
減其杖數以待他日復杖

卑幼有過隨其輕重敦戒而嚴責之不可疾聲厲色  
煩言複語顛倒錯亂不惟恩威俱失亦恐情義有  
傷

同里賤人不可因一小忿縛束毆打小則打傷大則  
殞斃隨其輕重罪罰立至因一斯須之忿以致終  
身之玷豈不寒心我國士大夫最爲豪強藉以名  
分惡習難改自恃自尊自取辱禍切宜銘心

吾家婢僕與人相鬩其果人則是而婢僕非也明治



其罪不少顧藉婢僕縱使不非切責其爲人所闕  
又當禁其互相報復不可右婢僕而抑它人也  
切禁婢妾附耳反唇及奴婢相鬪辱罵之聲及於內  
勿狎戲僉人之便佞者先受侮而後見欺也  
洪湛軒大容曰凡入人家奴僕見客迎拜克恭也可  
知主人之善齊家也云近世士大夫不能檢飭家  
人客至而奴僕踞坐含烟盃不卽通焉且出慢語  
故湛軒嘗飭勵而有此嘆也

卑賤者自言有病勿勒罵以詐病強使之執役  
張先輩學聖余嘗敬慕者也舊奴死哭臨焉此可爲

式

卑賤者拜見必溫顏色問之曰近日好過否

事物

耕樵漁牧固本分也梓匠圻鎔鎔冶陶埴至於索綯  
捆屨結網織簾製墨造筆剪裁裝纈釀酒炊飯凡  
人生日用之事與孝弟倫常并行不廢者可隨才  
力讀書修行之暇時時學習不可以小技蔑之若  
專心於此溺而不返則亦大誤耳  
耽於讀誦文字而違於幹辦事務者非完人也高鳳  
讀書漂麥非好事也



君子讀書之暇縛籬築墻掃庭除糞飼馬決渠春米之事可時時爲之則筋骨堅而志慮定也

治生保家優於干祿攝生保身勝於佞佛

親飢如之何事苟非奸且濫焉量其智與力爲之而已販可傭亦可然能超俗習嗟其誰歟

君子生計不可迂濶父母之飢尚矣不可論妻子之不能保亦豈仁人之事也哉

山水花鳥書畫器玩其雅致優於酒色財利然及其惑溺而喪志敗業甚至攘奪人物又爲人所攘奪其害反大於酒色財利虞道園曰君子隱居以求

其志行義以達其道隨所寓而自得焉必欲山水花木之勝則其志荒矣是故文藝絕人高韻天放而無卓然節操者志荒之罪也

士若用心於飲食器皿之精豐華緻長事督察少不愜意則譴責家人甚至潑棄不食天下之薄行無逾於此余見多矣似此之人必受陰殃可不戒哉器什財物得失成壞猶生死之理其失且壞也只一責守護之或不謹不可過時嗟惜打罵子弟及奴婢也

見人之物不可強奪亦不可以吾物之不好者強換



人之好物若扇若帶若刀子等此雖小物足傷大廉余十五六歲時以余鈍火刀易人之好火刀至今思之而慙焉若人我之物相當而俱便雖重且大者易之可也

與人買賣勿抑低昂而苛論價亦勿以人微而勒取之也亦勿既定約而督退之也

凡浴濯侍者雖卑賤勿使磨垢攀足

勿長爪甲剪爪毋犯肉勿齒齧爪甲勿亂棄剪爪房室之間

吸烟草不可延火於燈灰墮于油不可多築墮爐烟

爆不可半爇仍投于溺器不可潑烟涎于壁間爐中不可含烟盃于衾褥書帙飯者之間不可於病人之室閉戶滿吸

風俗貪嗜烟葉王政之當禁也然人家父母有教其幼子稚女吸烟此明是無識之父母父母禁之而子女偷吸者此明是不肖之子女嗜烟者動必曰可已蟲痰予嘗見業嗜烟葉者亦患蟲痰余則一生不近烟而今姑不患蟲痰世人徒憂蟲痰而不憂耗神害氣之爲大患惑之甚也家法當嚴禁子女之吸烟陸稼書曰大賢君子無喫者知非佳物



待賓客不可使幼子女吸烟引火以獻恐其因習嗜之也  
人不吸烟則人皆曰何其無味殊不知不吸烟大是趣味孔孟在世必不吸烟人每怪予之不吸烟亦有勸之者輒謝曰不能吸亦不必吸或有自幼不吸而動於無味之說亦恐不諧於俗具烟器耐辛苦嘔蹙而強習之者何其陋也亦有平生所尊慕者偶然嗜烟則因從而效吸焉噫習俗固有不可去者然至於吸烟決不可從俗也亦不可曰父兄之所爲子弟不可遽改也

不可因吾嗜慾妄引經傳妄援聖賢如好博奕者必引論語猶賢乎已好諧謔者必引毛詩善戲謔兮好女色者必引大學如好好色好飲酒者必援孔子惟酒無量好財利者必援子貢貨殖惑於拘忌禍福之說者必援邵康節好術數以爲口實凡此數者鹵莽浮囂不識經義事理之精嚴動必援引以文其非辱經侮聖於斯極矣

耽酒嗜色則不惟精神荒散容貌衰惡亦復躁急暴厲易生嗔怒以其酒性大熱暴助心火色則腎水渴而心火盛不得不爆發炎騰焚燒府藏爲嗔爲



怒也

日啖珍羞綺饌反以思之莫如我稻飯日遊宏宮壯樓反以思之莫如我寢室日讀僻書異文反以思之莫如我經傳

對酒須減盞讀書必加算

衣食稱其才學則無災若有蠢蠢頑愚無所事而長思美衣食者誠亂之本也柳磻溪以日所爲較食多少不稱則不能眠

宗人光錫復初嘗於曆日每日書自家事親接物隱微之過失以自省察克治

忍耐堅閱歷深者疑惑驚恐之事鮮矣

士先尋靜居滋味亦知勤勞迺是本分

宗法立則敦風可返鄉約行則善俗可致

祭侈踰分者誇耀他人之心勝矣事先之誠於斯歧焉神其格享也歟

婚禮之徵氏祭祀之油蜜果墓前之翁仲初喪之羅剎飯登科人之馬前倡優皆今世之陋俗一切除之可也

事有可已而至於駭人耳目而不已者豈勇也是偏也



或問省事以何爲先予曰懲忿窒慾節食慎言四者可省千百紛紜擾亂之事

薛瑄曰事已往不追最妙覺人詐而不形於言有餘味

聞人一行一藝必詳問其姓名居住容貌年紀欽歎其幸與我同時願一接晤也聞見異事異物則亦當詳問其緣起沿革制度名數不可鹵莽也

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聞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

不有知識而善評品人詩文書畫又叅醫藥卜筮之術真妄人也况敢議人才之高下世道之升降乎處子論夫婦事人必惡之故士不可以談朝廷

天下之最可閔者不曉一事而強作高談家有如此子弟當切責而痛禁之方希直曰未能執筆已斥顏柳不知晉人筆法未能遣辭已呼蘇子瞻爲何軾欲毀棄其文孔孟書未嘗詳讀旬日已指程朱說經之誤紛然辨駁嗚呼今之學生試讀此言能不駢顏

顧寧人曰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彌謙彌僞彌親彌汎彌奢彌吝余嘗續之曰彌讀書彌鹵莽彌貪財彌



士小館 卷之五  
賈乏彌服藥彌虛弱

陳第曰不求之心而求之相不卜之行而卜之命不要之德而要之葬是自疑也疑則惑惑則昏禍福之言始中矣言禍福者紛紛世之所以亂也噫世之溺於術數者何不書此一通置之座右

談命析字觀相堪輿之流素多傾仄不祥之人愚惑生民譎張妖言士君子斥而遠之可也豈可墮其術中又從而信之乎程可久曰易以道義配禍福故爲聖人之書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故爲技術如此而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

曰凶故王仲淹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

流俗固無論也稍知讀書者亦對雜術人必問何日登科除官得財多寡彼諂而曰吉且好則必巍然自負彼若恐嚇之則茶然自沮嗚呼雖曰讀書其真不知讀書者也

說夢兆而傳會休咎者真不知命者也

勿動於拘忌禍福邪說數數改名字

徐妹之葬也妹婿徐君將贈玄纁地師置之一上一下曰此俗禮也對置則多忌予正色正之曰此輩無識誤人正禮



拘忌多生於婦女小人之無識者一切嚴斥家道始正婚姻拘於忌煞或有舅姑不見新婦者葬時喪主或有畏日者地師言而避不臨壙者不知自陷於大罪可哀也已

君子消災辟病之符不近於身戶上不貼朱呪不懸荆條產席虎頭等雜物于門上忍令家人及賓客出入門戶頭上常戴不典之物乎况又未必消災辟病耶一切不爲之可也

異端多窒塞俗論多回互

人有恒言某雅而博俗妨工墜志安有雅俗之分一

切伎戲之屬不可入手明代士大夫額額於馬吊牌此亡國之俗也無識之輩動必曰堯始作棊聖人之遺也余以爲堯若作棊決非聖人也言者瞠然

家中置奕棊等具此教子弟淪情世有父子對局奴主同博彝倫之斃而名教之敗也殺活勝負之機豈可以技戲而忍爲之也

小兒紙鳶可以嚴禁夫亂志失業手足凍皸口眼傾斜逾越牆屋爭狠喧豕爲害甚大或有父兄買絲剪紙助其子弟者何其無識也予自幼時不放一



爲家中子弟效而不放可幸也。

勿捫人之弓勿撫人之劍宅人樂器已不曉音勿妄吹彈

雨中泥鞋不可脫於人之廳事勿剔其泥於乾淨之階屺

枕頭或刻或繡皆添花草禽鳥之象或寫文字臥時必檢而整置不可使顛倒不正書帙不可覆置屏跼不可倒設

寢於寺而不藉僧枕食於店而不進客匙嘔噦不堪氣象甚小此等處務加寬裕克祛室隘可也大丈

夫起居飲啖安能長享華潔

凝塵滿室書帙衾褥筆硯床席顛倒錯亂人或以爲高致此亦氣質之痼病

勿於人扇面素壁冊衣軸尾胡草浣塗

勿以富貴鄙俚語書春帖座右勿揭美人障子

觀書畫勿以手捫之以爪劃之

勿以涎磨墨勿齧筆柄剪紙勿斜仄入人家勿亂汗

人紙筆若有用必聽主人備給寫訖必安置舊處

毋敢少違客或亂汗紙筆我則不可少示慳惜之

色



磨墨欲速係心躁也用力而忙易躓于池勿以熟水  
添池勿以腥醜器盛水注池掃塵時勿開硯

人之未完之抄書不可搜發易其次第未裝之書畫  
不可請借

凡謄書首尾如一不可雜楷草亦勿始勤終怠以示  
心力之粗率當成一部全書乃已

凡獲人書札當詳察其首尾逐條目對答纖悉月日  
不錯名字不譌雖使人急督寫後一番校過然後  
封緘亦不可遲滯沉思如作一部大文字也

與人書札只可通暢不可使隱僻文字不可有曖昧

生硬難知之語也

書牘署年月日不可用古干支寒食臘日等日

見人詩文不與我同一意致則必大生疑忌公然勒  
定曰敗世道壞心術也嗚呼如此之人真是敗世  
道壞心術也詩文如其面之不同何必強而同之  
不可持自己文字向人要譽人或譽之則勃然興起  
人或非之則茶然沮喪才有限量名有定價豈可  
以私意容於其間哉余嘗深戒于此不敢以文字  
輕示人以求評批

勿掠人美詩文冒己名傳與人



對居喪者不可傳說古今詩句居喪者亦當如是居喪者或不作五七律絕古詩而必作科場詩曰業也不可廢且與他詩有異殊不知其爲題皆艷麗豪宕聲色詩酒之事且其音響節族極其淫放反有甚於古詩身掛衰絰而方其諷詠能無鼓動而擊節此時其果有惻惻哀傷之情也哉大是名教之敗習俗難曉恬不知恥莫非科舉之累也喪中亦不可評批他人之詩國恤未因山不可作舉業貧而能文者多爲富貴子弟借述科文雖飢餓不能存不可萌此等想何也大而欺天欺君欺世其次

負吾心而賊人之子習俗膠固雖不悟焉究其用心罪莫大焉亦須明辨役心於陞補學製壞心術事涉苟且而亦有可以已者斷然不爲之可也如從人借器用奴馬而若有難色不可固請雖書冊亦然非所以愠于彼也吾心自不能安也

凡借人書籍主人若好古其譌謬處當校正別書小紙標其旁不可妄爲塗抹亂書若主人吝而不好古其將奈何

我若有器用書冊人來借之勿慳而亟借之我借於人人或不借不可惱怒後日人又來借亦不可以



不借相報也若父兄不欲借則始必陳達而終若不聽則不可強借人而不必曰父兄不借云耳

人之書籍詩文圖畫看訖請借主人不許不可強攫內袖而起

借人藏書精讀抄趁期還之不可淹滯過時勒索不還又轉他人壞汗失落以玷吾行

借人書帙既讀當更拂塵整其次第襍裏還之借法書臨摹較他書易爲浣汗加意護惜可也

借人書屏畫障當須寶玩不可因設窓壁以禦風寒毛起皴生唾汗涕浣經年不返也

借人書籍長其志業與施人錢財救其窮餓同

貸與人錢財時無少慳惜須思吾前日之貸於人時如何又思吾後日將貸於人時如何

償之心不可與貸之心緩急有異

貸人穀不可擇陳腐穉穉不堪食者此甚害誠實戒之戒之張先輩學聖於八九月之間穫野庄早稻來必使人歷告同閭之貧友請貸而去非穀之爲貴其厚意淳風藹然可感

借人奴馬毋過期不還須軫念其飢渴

鞍與轡易壞借此二物宜須申戒奴僕勿使皮革金



鐵裝飾失且落也

借人刀而用之因拭而即還之

借人雨帽晴後即還人情易忘故也此雖小事加意

行之

不妄求人一錢不固守吾萬金

凡借人以物與周人之急不可德色而自誇曰非吾

顧子誰復顧子

士小節卷之五

士小節卷之六

完山 李德懋懋官甫 著

藥城 崔理煥星玉甫 編

婦儀第二之一

易乾坤二儀均詩關雎造舜倫匪淑貞曷守

身匪順婉曷事人匪潔誠曷饗神勤暨儉吉

咸臻撰婦儀

性行

柔貞婦人之德勤儉婦人之福

昏義曰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以



成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蓋藏是故婦順備而後內和理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此章說婦道甚當其要順與和而已順者百德之藪和者百祥之府

栗谷先生曰今之學者外雖矜持內鮮篤實夫婦之間衽席之上多縱情慾失其威儀故夫婦不相昵狎而能相敬者甚少如是而欲修身正家不亦難乎必須夫和而制以義妻順而承以正然後家事可治也若從前相狎而一朝遽欲相敬其勢難行須是與妻相戒必去前習漸入於禮可也妻若見

我發言持身一出於正則必漸相信而順從矣

婦人女子使之畧曉人性本善而但爲氣質之拘物欲之蔽不自知其入於過惡若或矯之修之迺復其本性可以爲賢淑蓋婦女才性慧悟者多其爲易入而善感較諸鹵鈍男子功效豈不敏速哉不在煩言亦使知其要而已

古之婦人夫子有過或勸道也或規警也使之納於無過之地今之婦人夫子無過或媚惑也或激觸也使之陷於有過之地

婦人陰德子女蕃育試看天殤亶由慘刻



夫主之置側室緣吾之有痼疾不親家務或久而無子不可以承祭祀也夫主雖不欲有之古之賢妻必勸其夫廣求良淑教之有式代吾勞也何暇妒之哉或吾無疾又有子而夫主貪色廣置姬人喪性虧行蠱惑迷溺不顧父母家產蕩敗當須務積誠意丁寧勸戒繼之涕泣明示其出於愛惜不出於妒也則豈無感悟之理只緣性狹肆其毒至使夫妻反目甚至詛呪戕害無所不至可不悲哉嫡妾之間娣姒之際能保恩義者鮮矣爲人妻而能愛夫之姊妹者世罕有之大抵婦性易猜而異姓

相聚丈夫不能刑內以致家法之紊亂固其勢也今取古者賢夫人善處此三事者列于左

明末盱眙縣貢生孫珮妻陳氏以恭順事舅姑無子爲珮納賀氏爲妾賀亦婉順與陳歡相愛如姊妹旣而陳方孕男子而珮死時賀年十七陳哀之風其它適賀泣曰妾雖賤奈何敢背從一之義願侍左右以從老仍持刀欲截耳鼻以爲信陳遽奪其刀自是二氏一意撫孤勤操織紉績夙夜不怠及孤稍長勸之學後補博士弟子二氏卒皆七十餘歲



宋章侯妻應氏永康人與其姒周親愛如同胞方臘之亂應病足與十歲兒居不能避周亦歛歔不忍去應曰姒無病宜急避周曰死生同之何避焉既而賊入周扶應相與罵賊不受辱兒亦泣謂賊曰寧殺我無殺二母賊并刃之

宋漢州陳安節妻王氏夫死教子日新孫綱紱咸有聞育夫妹厚嫁之妹財為夫所罄復為置產撫諸甥如已子宗親貧者收養嫁娶至百數有故家甘氏以貧質女酒家為出金贖之子孫遵其遺訓五世同居

婦人之狠毒者因一小忿怨恨之不足涕泣之涕泣之不足號哭之甚至鼓掌推胷訴天詛神無所不至余見多矣亶由於家長之懦弱不善教導養成驕悍是故俚諺有之教子嬰孩教婦初來善妒之婦不惟妒家中之妾媵聞人有妾代其婦而妒之何其媒也

因恚他人之不如意移怒於無罪之子女打搥紛紜擲碎器皿撲翻窓戶以肆其毒非惡婦而何毒性之婦或不見愛於舅姑或不得於其夫蓄恚之極佯為顛狂假鬼神而數其惡甚至擬劓擬經以



嚇之此固夫與舅姑之不善導率也其為婦人罪亦大矣如不悔惡生亦何為詩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男多女氣則或姦或軟而多天女多男氣則或悍或忍而多寡稟賦之相反而命數之各乖故古聖之設教欲使矯其氣而復其性焉諺曰生男如狼惟恐其尪生女如鼠惟恐其虎

婦人女子不耐衣服飲食之不如人是盜竊之本也或者不忍食麥稷雜飯者雖出於食性之偏僻顧不可以矯之乎是餓死之象也

酷性婦女施罰女奴好加淫刑抽髮摑頰鍼刺鐵烙築穢於口裸體倒懸極其慘毒其家必覆

家長不能明察而惱怒家人不可從旁助成其罪只可寬解申申以抵無事亦勿因其宿怨坐視其無罪而中心暗喜也或有陽救而陰害者何其毒也器用錢財成毀得失自有其時不可暴厲聲色毆打子女婢僕毀膚流血怒猶不止貴物賤人終非德性或有戀惜不已至有哭泣者盍少商量之也

聞人言觸忤于心不辨是非不度尊卑艱然作氣面紅頸赤言不擇發此皆不吉不祥之象余見多矣



非不見答於夫主則或天死或早寡或不育子女  
遠嫌疑守謹拙勤而儉貞而和簡言辭怡顏色在家  
爲孝女嫁人爲順婦淑妻生子爲賢母不幸癯寡  
或遭患難不變素志爲貞烈之媛後世推爲女宗  
婦人之善始善終惟此而已

艷羨貴富卽世俗之常習亦婦女之劣行原其志則  
無嫌乎妬忌者亦是醜行以其不察夫嫌也  
嗜噉蒿苣包間日不頽櫛讀傳奇引晝睡小婢偷竊  
漫不省覺懶婦也

曹大家女誡曰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  
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尙恭下也夫  
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瀆媒瀆旣生  
語言過矣語言旣過縱恣必作縱恣旣作則侮夫  
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  
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旣施則  
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尙恭下者也侮夫不節  
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  
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旣行何義之存譴呵旣宣何  
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禮夫有再取之義婦  
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故不



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  
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  
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  
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塗  
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節無聚會羣輩無  
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  
陝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  
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漢陸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推此一事  
其行止威儀之井井無訛可知也

### 言語

凡語曰死曰殺者非吉祥婦人也善泣工笑非貞閒  
婦人也

平居無故而支頤俛俛近於怨附耳喃喃近於讒嘻  
嘻不止近於宕嘈嘈不已近於苛

男子無故而愁歎之聲婦人無故而怨恨之言  
可見家道之壞亂亦卜門運之衰亡也

觀翫圖史想慕古人節烈不幸當患難矢死捐生迺  
始見節然平時慎勿率爾而言曰當爲夫殺身  
言語書札好使文字非端簡也言語淋漓不暫停止



搖手吐舌雜以俚談賢淑之婦必不如此

繁詈數責絮言煩複教令不行離畔婢僕

打兒罵婢之聲常出於外其家道之衰敗可知外人  
不惟譏婦人之不順必先責其家長之不能檢家  
也或有言笑無節雜以鄙俚何其不正也此果家  
長之不得其道也易曰家人利女貞程子釋之曰  
家人之道利在女正女正則男正可知

新婦不可口談產育之事惡其無羞也

新婚婦不可傳說夫家細瑣之事於私家亡妹徐氏  
婦沉靜寡言笑食貧十年嘗歸家不一言夫家事

嗚呼此可爲女宗也

新婚婦不可向人誇張夫主之才賢

凡議婚姻不可使室女聞之

淫褻之言不惟不出諸口若或聞之掩耳急避之

呼婢聲不可急而高恐其出於外舍矧又使隣人聞  
之哉

嫠婦室女叅坐稠人肆言放笑非婦貞也

年少婦人見他人子女不可稱吾子吾女

嘗見婦女好誇張說謊聞一話乃卽增毛衍翼口舌  
津津姻黨宗戚莫不賤厭凡爲婦女戒之哉



服食

時世之服上衣太短窄下裳太長博服妖也

削衿之衫撐幅之帟服妖也

嘗聞父老之言古者女服寬制故嫁時之衣可爲小  
斂之用生死老少體大小不同則其衣之不窄可  
知也今則不然試着新衣穿袖甚難一屈肘而縫  
綻甚至纔着逾時臂氣不周脹大難脫剝袖而救  
之何其妖也大抵妝飾衣裝號爲時樣皆出娼妓  
狐媚世俗男子沉溺不悟勸其妻妾使之倣效轉  
相傳習嗚呼詩禮不修而閨人妓裝凡百婦人其

宜亟改

辮髻蒙古之遺風凡今婦人雖隱忍從俗不可務尙  
侈大貴富家費錢至七八萬廣蟠側繞作墮馬勢  
飾以雄黃版法琅簪真珠繡其重幾不可支家長  
不能禁婦女愈侈而愈恐其不大近有富家婦年  
方十三辮髻高重其舅入室婦遽起立髻壓而頸  
骨折侈能殺人嗚呼悲矣

丈夫深衣幅巾婦人箇髻裊衣祭祀冠昏服之可也  
婦女之辮髮大髻短窄之衣蒙古遺俗固不足說  
至於簇兜北髻是何等裝也



士小節 卷之六  
箇髻衲衣士夫家往往行之鄙野之俗非笑者多是  
膠痼俗習而不識禮意也貧家女子嫁夫多年坐  
於不備辮髻平頭者多與其平頭多年無寧卽加  
箇髻且多費錢財辦此胡婦之裝與少費錢財能  
行禮服其輕重得失顧何如哉丈夫笠子亦是夷  
俗然不可一朝脫笠而行以駭人目至於婦人及  
日於閨門之內不足慮其駭俗也且夫朝家新下  
辮髻之禁則不可苟且犯法一返禮俗有何不可  
喪辮髮勿緩而澤也吉辮髮勿促而蓬也  
澣濯褻服張曬屏處禮曰褻衣衾不見裏

衾枕褥虎子以帕冪之不煩人見巾幌櫛匣亦藏屏  
處鑷篋抵子捎篋男女不通用

男子之衣澣有餘垢縫有疏綻膠堆米粉熨穿火星  
縐縐班班寬窄無度婦人之責也匪爲期其侈也  
迺欲致其功也

研帛如鷄卵熨布如蟬翅匪爲侈也迺其功也  
紡絲彈絲熨衣搗帛雖有婢侍手自習之  
有小疾不可廢梳首頰面雖貧衣必澣滌婦人貴端  
潔匪謂容悅於夫主靚妝艷服者妖婦也亂髮垢  
頰者懶婦也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衣紐裙帶疏放不能緊束命曰昌披

近日婦人喜着澹色之裳幾與孀婦所服不甚異也  
又先着短小白裳然後繁裳也有無足五合七合  
等之號婦人善道拘忌邪說而着此不祥之服夫  
何故也

孀婦之服飾藉澹素而致鮮楚是豈稱未亡人之義  
也哉

嫁女資裝太侈至有敗家傾產是溺愛其女長其奢  
心脅制家長擅自辦備盡賣先業不奉祭祀舉一  
事而三惡備焉

金珠繡綺裝飾幼男女不惟匪所以惜其福也亦啓  
不良之人盜竊戕害之心也

濃塗脂粉何異塑鬼故古人不許婦人時世之妝  
古者佩用鍼筆以備日用珩琚以叶威儀蘭茝以辟  
穢惡今俗所佩琥珀珊瑚翡翠三珠珠鳧金蠶鏤  
玉方版流蘇彩纓累累若若無一實用徒費錢財  
至若穿頂金童近於物妖無柄銀斧匪象女器惟  
堪佩者合香而腦麝雖非正香猶有容臭之義焉  
飲食之政惟婦人是掌養舅姑供祭祀待賓客非此  
無以致恭敬歡樂若或生熟不齊酸醎不適冷暖



不調塵埃淆雜而不堪食其何以享神而養人也  
哉匪謂豐侈綺珍之備也雖曰匏菽潔且精可也  
凡手調飲食勿搔首癢勿乳孩兒慎言笑剔爪甲必  
用巾冪逐器蓋覆調芥醬勿逼而噓氣

凡調飲食須脫指環惡其銅銀綠垢漬染餅肉  
凡炙魚肉翻之以箸毋以徒手手雖漬不可吮調五  
味必以匕一嘗不可頻頻攪匕口有歔聲亦勿以  
指挹而嘗之因拭手瀝于裳及窓壁  
炙肉鐵器必深藏不惟塵埃雜於膏膩如或棄置不  
藏犬猫必舐不潔莫甚將何以養老享神

雞或不盡燂毛魚或不盡剔鱗飯遺煤而酒墮埃其  
不潔精不可掩也故拭俎几而滌鼎錡明日敏手  
翼翼孜孜謹恪於饋養是故孟母之言曰婦人  
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

鯢魚鱮魚醯勿手劈啖之

餃不可肥也餈不可輒也餈毋太酢也餈毋太鹹也  
溫酒勿熱沸壞酒性也筯酒毋得太加水享神待賓  
非其宜也

勿潑棄飯顆于庭溝汙濕之地

飯澆水而有餘粒須使匕抄訖勿潑棄也勿舉器仰



吸轉身而冀其盡啖也惡其不典也

蒿苴包飯口不能容大是婦儀之不典戒之戒之  
呷酒不可面紅勿手抄糟喫葱蒜勿多食蠻椒必細  
切切膾必如縷

婦女惡食葱蒜諸葷臭之草恐其不芳香也然或有  
嗜烟葉者烟葉獨非葷草乎其爲不芳香有浮於  
葱蒜矧又毒害而不利於人乎

甘瓜勿食皮西瓜勿判犀

嗜餅買喫亡家之兆典到祭器兒女是做

世俗嫁女必俱饌極其豐侈饋于婿家名曰長盤夸

耀宗族賓客婿家忌日必大器峙餅大壺實酒陳  
于卓下名曰加供不備此以爲羞恥凡此二者皆  
浮靡之習也婿家當痛禁之其忍使之督責之耶  
人有餽饌須計老少分排勻齊不可先於衆中漬手  
揮喙亂喫雜嘗

家長有客使之辦酒食隨有無指揮婢子勿遲延而  
不可聲出於外恐客心之不安也或有啐詈之聲  
入於客耳是使家長不復對賓客也

當食之客或違朝脯不可收合剩餽以饋也

朝脯有當食之客而家長或未暇使之備食婦人須



使子姪探問當食而預備之也

家長若或嗜酒爲妾婦者當記識其飲量盃觴之數使之適可而止慎勿隨索而隨饋使之失儀而損氣其或乘醉恣飲連呼進觴不須怨詈切切當與子姪婢使以善言彌縫周旋不容加辦一盃任其酩酊也亦或自外醉歸令侍者解衣設衾毋敢喧笑以挑惱怒明燈不睡烹水煮粥伺其渴飲

婦人而不識縫織烹飪是猶丈夫而不知詩書六藝是以禮稱織紵組紃箴補綴易稱中饋吉貞詩稱酒食是議

今之俗京婦人不解織布土婦人不解炊飯皆陋習也織布炊飯視以爲羞恥是可謂之婦人乎

精敏之婦雖小鮮枯菜烹割齊潔皆適口也雖爛帛陳絮縫裁新整皆便體也庸拙之婦魚肉之肥焉而煑爛之乖焉稻粱之馨焉而蒸炊之違焉綺羅之燦焉而研熨之麤焉絲絛之良焉而紉裝之陋焉膳書鍼史不可不看

動止

凡入門而內有紡車織機聲外有誦詩讀書聲其家之齊整可知也內有讀傳奇聲外有賭博奕聲其



家之雜亂可知也

淨刷梳櫛整置筆硯躡履勿挫磨墨勿爪予所罕見  
行無履聲食有吃聲回裙生飈呵口溫手豈令媛之  
端儀也

行步勿搖裙盥手勿彈窓壁勿對人嚼楊枝

見小事而鼓掌頓足急聲驚惑傍人此最躁妄無足  
取也婦人之能不疾言遽色者惟吾徐妹而已

未言先笑笑或軒渠以其中心不莊而然也故不妄  
言笑是曰婦行工於諧笑迺近流蕩易家人之辭  
曰婦子嘻嘻終吝程子曰嘻嘻笑樂無節也法度

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若嘻嘻無度乃法度  
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終至敗  
家可羞吝也

婦人善泣以其不當泣而泣者多焉故泣涕之數非  
貞德也樂羊子妻其姑每攘隣鷄爲饌婦不食泣  
曰恨家貧不能自力使盤中有不義之物其姑遂  
止攘此當泣而泣故人易感也世俗婦人悲怛之  
泣耻悔之泣正泣也其餘不出於不耐貧而泣不  
堪病而泣此猶可說也至有恚而泣嬌而泣不可  
說也



耽睡不早起最是婦人之惡德閨範之壞家務之敗  
懶婦人之罪也

新昏女子在家安逸常厭夫家頻請歸寧習不可長  
也况生長富貴不堪窮寒乎養成驕惰亶由於此  
唐李晟於正歲崔氏女歸寧讓曰爾姑在堂婦當  
治酒食且待賓客却之不得進

不耐幽靜性喜出入亦耽賞玩露面颺笑流弊亦大  
世或有婦人入關廟佛寺經宿祈禱可知其家法之  
壞也

人家婦女或有對瞽者而占吉凶自以為彼不見我  
而殊不知彼能聞吾之聲我則能見其面也不亦  
可辱之甚乎

內外族黨家如有娼妓為妾者婦人女子不可與之  
親近坐同席而食共器

勿窺見男子評議其肥瘦妍醜何異男子談女色  
不可窺見隣家不可屬耳于壁伺聽賓客之談笑若  
聞淫媠之言其當奈何

習俗不正嫁女迎婿婿宿三日家中婦人必潛聽伺  
其私語何其媠也為家長者痛禁其習可也  
嫂叔有病不可躬臨問候各於門外致訊



子女女奴雖有過失夫及舅姑尊者在坐勿肆打罵  
適會長者有怒亦不打罵嫌其逾忤長者移怒於  
此也

家長出外日暮不歸須明燈伏火整器皿肅恭而待  
家長既歸解衣坐定須溫羹炙膳以進不可怠懶  
以致不謹之責也

外內和樂家之福也故雖貧且賤焉不足以爲憂夫  
婦乖背家之災也故雖富且貴焉不足以爲喜  
丈夫好內亦婦人之羞也

使妻驕恣皆由於丈夫之不能先正其身韓詩外傳

曰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  
禮請去之母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  
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不掩人不  
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戶不有聲令人踞而視  
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於是孟子自責不  
敢去婦

長樂劉氏曰家人內政不嚴以防之於細微之初不  
剛以正之於未然之始則其悔咎不可追矣易曰  
閒有家志未變也男女之志既爲情邪之所變閒  
禁雖嚴求其無咎而咎可無哉



凡赴婚姻宴會毋忤也毋驕也毋惰也毋放也毋諂也毋羨也毋啓齒而笑毋搖手而語毋恣食餅肉毋低頭若愁毋矜嚴若怒毋越席亂步毋評人脂粉濃淡毋問人首飾衣裙價直高下毋附耳細語流目邪眄凝而靜莊而和慎默安詳然後不失其儀度也

士小節卷之六

士小節卷之七

完山 李德懋懋官甫 著

藥城 崔理煥星玉甫 編

婦儀第二之二

教育

古來婦人賢淑非不多也惟程子母侯夫人可學也程子曰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夫人謙順自牧撫愛諸庶不異已出不喜笞扑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戒之曰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常曰子所以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飲



食嘗置之坐側嘗食絮羹卽叱止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常使從師友遊雖居貧欲迎客則喜而爲之具

昏義曰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釋之者曰德貞順言辭令容婉婉功絲麻也予以爲德非便慧之謂也言非辯利之謂也容非艷媚之謂也功非巧靡之謂也

退溪先生曰先妣貞夫人朴氏稟質徽婉歸于我先君爲繼室先君沒夫人痛念多男而早寡將不克持門戶遂嫁婚益修稼穡蠶桑之務及諸子漸長則令就學於遠邇每加訓戒不惟文藝是事尤以持身謹行爲重遇物設譬因事爲教未嘗不丁寧警切曰世常訾寡婦之子不教汝輩非百倍其功何以免此譏乎

賀醫閻先生教諸女十二條曰安詳恭勤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娣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以敬



曰聽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紡績以勤曰用財物以儉

不教男子亡吾家不教女子亡人家故教之不預父母之罪也縱姑息之恩愛貽無窮之患害爲吾子女者不遵吾教必作禽獸可不惕念

教子女先禁貪食而女尤不可少恕不惟生丁奚疳積諸疾因貪生奢因奢生盜因盜生悍予未見嗜食婦女不亡人家者也先恭人養我兄弟及徐元兩妹也使之節食故我輩四人旣長庶無過人之慾焉小兒兩手執物猶恐不及雖呵不從當盡奪

所執啼哭欲死勿與之可也諺曰憎兒多與餅愛兒多與打

虞韙妻趙氏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勿爲好女曰不爲好可爲惡耶母曰好尚不可爲况惡乎此詩所謂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貽罹同其義也朱子釋此詩曰女子以順爲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夫此二言婦人之行幽閒和順無赫赫爲善之名可聞於外人也世俗所謂才能婦人未必無干預外事之弊魯繆姜能識周易元亨利貞無咎之義而通于叔孫喬如擯死



東宮衛南子聞車聲之止闕而知伯玉之賢而有淫行逐蒯賸覆敗衛國可不懼哉

世之爲繼室者必不慈於前妻之子不深思爲吾夫之子則亦吾子也且彼喪慈母益加哀憐可也晉程文矩妻李氏字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文矩死四子以母非所生憎毀日積而李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皆兼倍所生前妻長子典遇疾困篤母惻隱自傷親調藥膳與疾瘳謂三弟曰繼母慈仁吾兄弟不識恩養過惡甚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乞就刑辟郡守表異其母蠲除之右一

條表出之以爲世之爲繼室者之戒

貧家女野陋富家女驕侈聞見然也雖然亦有先貧後富家女多慳吝先富後貧家女多迂濶皆非均常也故取婦入門須審其勢而矯其習也

後世雖無傅姆之訓然女子之婉婉聽從灑掃應對紡織裁縫烹飪調割專憑母教其爲父道不過時取詩書圖史道說箴儆而已男子自初生至于七八歲出入行步言笑起居衣服飲食節慎雍和培養德性亦資母訓然則爲母之職不亦重且大乎縫裁衣服調飪飲食之法劄記以爲譜簿必教室女



使之熟習

孕婦不慎起居飲食使其子夭且病也

懷娠之婦故犯太任胎教之訓非淑行也而既產之後不遵長老之調護冒風寒喫生冷以致痼疾亦是陋陋之性

胎產資於天命烏有所謂帝釋痘疹行於運氣烏有所謂胡鬼此不待辨而易知賢淑婦人其宜猛覺乳孩無知啼泣嗟嗟躁性之婦不知思所以止之之術反乃喃喃怨詈有若真有知而故爲啼泣者然何其室也婦人之事大率如此此雖微細不可不

反而求之

凡櫛子女頤上交午分開平直無少偏重視鼻爲準如少陂斜面目皆仄

幼子女不使之櫛沐盥頰鼻涕日眵蟻蝨累累亦非婦人精潔之德也

人倫

男子不必巍然自大以爲丈夫猶天也猶君也狂躁暴悍全責婦人也是故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况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



事其親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雖然婦人之德有資贊之功焉匡衡曰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於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室家和樂雖疏食惡衣不勝其歡娛夫妻反目雖綺服珍膳不任其愁嘆鷄鳴之詩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北門之詩我入自外室人譏我夫此二詩順不順何如也不順之極婦先疎夫此改嫁畔弑之漸貧寒夫婦易生咎怨何其不祥之甚也或有丈夫不

自營生以育妻孥反迺歸咎室人動稱古語家貧思賢妻顯然有厭棄其妻之意心術之刻焉而倫紀之墜焉夫此語戰國衰世之言不可以爲法禮有婦犯七去而先貧賤後富貴不可去先王制禮何其厚也宋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此長者語也天下之可愍者寒士之妻也故有譬以弱國之臣焉貧賤同勞富貴共享無失恩義期于偕老家之祥也妻若不耐飢寒怨懟夫主是亦何異朱買臣之妻之嫌其貧而棄其夫也

世之孱男子挾制於悍婦人不能措手足者往往有



之此人倫之大變王法之所不容以凌侮毆罵無所不至也蓋悍婦類多才氣能營生利其夫藉此而活故婦爲之鉗制夫爲之讐服可不哀哉

丈夫遠遊歸來兄嫂弟嫂舉皆迎拜其爲妻妾者迺反不拜此朝鮮之陋俗也凡百婦人其宜痛革

夫及舅姑性暴毆迫使之不在家爲婦者但當哀訴以示不忍歸之意庶幾其感憐不可毅然作氣色曰快歸吾家永不相見亦吾志也此非背畔而何夫與舅姑狂悍使性凡爲妾婦者低頭屏息惴惴承奉逾柔而益順無少怫觸此帖然無事之至方也

舅姑夫主性雖狂躁不可觸激而有勝心但當姑與之承順使之感憐俟其氣和畧言俄者之過失亦須怡色柔聲則能不悔悟漸至於和祥耶人倫之敦敗未嘗不由於互有勝心不顧義理以至陷於罪辟不亦哀乎韓詩外傳曰夫臨照而有別妻柔順而聽從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卽恐懼而自竦此婦道也

左傳曰姑慈婦聽此何義也姑與婦皆是異姓之人以義而合尊卑之不同而老少之有異矧又類多褊狹之性其不相容者在在相望故爲姑者不患



婦之不聽患已之不慈則鮮有不聽之婦爲婦者不患姑之不慈患已之不聽則鮮有不慈之姑禮記曰夫義婦聽大抵婦人以聽從爲順德也雖然夫若不義亦時有不聽之事姑雖不慈亦不可以不聽君子曰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其義一也姑與婦同是婦人恩義猶有易行者舅之於婦男女之異非姑婦之比也故尊嚴之極焉而阻隔之易焉婦或失意於舅舅亦督責之不已甚至肆口叱斥有如婢子則家中之氣象愁鬱門外之聽聞駭愕故爲婦者小心承奉惟恐其失愛爲舅者亦當

嘉獎小善脫畧細過慈愛之中寓以矜莊之意勿受左右浸潤之譖家道迺定古語云不痴不聾不能爲翁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

姑嫌婦貧不善奉養督責苛刻無少慈憐至使其婦戚戚枯死或有刀藥自裁者此人倫之大變也凡有子婦者須加警惕重倫紀而輕財貨毋或得罪於神人也

孝婦許氏江陰陳承祚妻也貞靜沉默言笑不苟姑暴稍不如旨撻之流血婦婉容承順姑有疾婦侍立榻前雖漏盡一呼輒應未嘗或倦姑躁病必發



狂撻婦百數頭顱破而面目紫青人多爲之不平  
婦曰姑病耳非病肯若是哉終姑世每夜必三更  
乃寢鷄一鳴則起盥沐櫛髮伺姑於寢門外

今俗嫂叔書札稱嫂稱叔固其正也其自稱也弟婦  
夫弟互稱弟焉兄嫂夫兄互稱同生夫之女兄弟  
與兄弟之妻亦隨其排行互相自稱弟與同生婦  
人之互相稱弟猶可也稱同生無謂也男女之稱  
弟稱同生鄙野無識孰甚於此孔子曰名不正則  
言不順其此之謂歟曰兄嫂曰弟婦曰夫兄曰夫  
弟男子仍書名婦人仍書氏可也夫姊妹兄弟妻

亦當曰夫姊夫妹兄嫂弟嫂兄弟之妻長曰姒次  
曰娣則亦不當隨俗稱同婿也婿者男子之稱也  
妯娌娣姒同居一室私買飲食或恐人知非貞德也  
娣姒貧富雖不同不可羨慕而凌侮與之共而無間  
焉可矣

妯娌娣姒之房不可潛踪伺聽亦不可使奸黠之婢  
偵察過失此狐域之倫家中無附耳細語然後家  
道乃正

妯娌之子或相鬪鬩不可偏護已子發作惡聲  
姊妹之夫外人也以有姊妹也故雖或見之不可通



書札而數數往來也

婦人之性往往愛女逾於子愛婿逾於婦甚至家道壞敗何其偏也詩云鴉鳩在桑其子七兮言其哺子勻一無少厚薄也

衆子婦或貧或富不可待之或薄或厚若有間焉則貧者怨而富者驕家道之乖未必不由於此

凡擇婿婦德行爲先家範門閥次之若無德行難王謝崔盧之名族不足觀也家有詩禮懿範則其教子女必循古訓其爲壻婦互相觀感今人則不然先擇富貴如其貧寒雖賢如冶長淑如德曜不取

也雖名門右族家貧則無與爲婚而家範顧置而不論苟富貴雖白痴殘疾亦所不辭亦有只取閥閱而不問德行家範者有只取容貌之妍美而其他不問者凡此數者丈夫不能自斷而謀及婦妾將子女爲貨物數敗顛倒不可紀極可不懼哉妾固賤於嫡然是夫子之所安不可侮而虐之同於臧獲且其子卽吾子之兄弟吾夫之所生吾舅吾姑之血氣也可不愛之如吾子耶然世之嫡妻或有驅迫之如牛馬陵疾之如仇敵只緣妒其母罪及於其子殊不知爲吾子之同氣吾夫與吾舅姑



之所遺也故其子又倣倣其母之倣爲也從而鄙  
侮其兄弟丈夫又畏其妻之妬也始薄視其愛子  
也俗習膠固天彝迺斃專由於一妬字是故禮設  
七去妬居其一詩讚螽斯嘉其不妬

嫡子嫡婦嫡孫雖冲幼而妾母自初撫養勞苦然若  
或凌蔑側目而視惡言相加讚懃流行誠亂家之  
兆也家長當明察嚴懲無少寬貸杜絕其漸古來  
骨肉殘戕家國覆亡歷歷可鑒

庶之於嫡妻之於夫婦之於舅姑只有恭順而已不  
可有諂媚當深辨恭順諂媚之懸絕也

嫡妾之間恩威并行然後家道不亂徒恩而已則妾  
恣而陵分徒威而已則妾怨而圖害然賢妾不然  
已嫁女貪取本家財物以肥夫家求之無厭至使本  
家蕩敗者有之亦有盡削夫家助養私親兄弟以  
致傾覆者皆非婦道也兩家一貧一富相周之道  
自有其義不可恣意專行以招人言也

### 祭祀

明習祭儀凡進饌陳器不失次第籍記以教女子  
凡有果穀魚蔬必先分置以爲祭祀之需然後乃敢  
他用



凡當祭營辦祭饌勿喧笑多言勿打兒詈婢烹煮之物熟而騰氣可以享神餅果太高墮落紛紛非潔誠也

凡忌祭進酌闔門必止哭肅靜欲其神之不煩也婦人不識禮意當其時也或有不止哭者雖使止之而愈哭不已此豈事神之禮類多此習改之可也居喪婦女自取便安朝夕哭二時上食或不預者有之孝順之道亡矣

高築祭餅只整齊邊幅中則雜填碎塊爛片此豈事神之誠意也

夫祭者務潔齊而致哀誠也苟如是一稻飯一菜羹足以歆格鬼神苟不如是雖大牢五齊只夸耀人目而誠心貳矣故君子之祭稱家之有無不計其貧富今世婦人以祭饌之不得豐備爲大耻也凡辦祭需必先計其宗族隣里分餽之頗優也家財不足必貸錢而辦之債家之督索必辱之曰貸錢祭先而不卽報何其不孝也嗚呼此真不孝也蓋有侈祭而破產業者焉豈祖先之志也

世俗婦人惑於拘忌隣有癘疫疹痘則托爲不潔而不行祭焉家人有微疴小癩則勒以爲癘疫疹痘



故不爲祭家長溺信其說不能禁止亦有不善祭祀而祈禳雜鬼號曰神祀腰鼓悲栗銅鑼震盪女巫跳跟毒舌呵喝婦人膝行攢手乞命多納錢帛謂蒙神惠家長不禁屏伏外舍恬不知恥可哀也已或又邀瞽念呪號曰誦經拊鼓亂叫老少名姓雜鬼標目斥呼紛紛凡此等事必有妖婢姦婆誘引主婦致此雜亂欲正家道先治此輩可也

事物

士人之妻家計貧乏稍營生理未爲不可紡績蠶繭固是本業至若牧鷄鴨沽販醬醋酒油又善藏棗

栗烏柿金橘朱榴待時而出又貿積紅花紫艸丹木黃蘗黔金藍艷知學桃紅粉紅松花黃油綠草綠天青鴉青雀頭紫銀色玉色諸染色法非惟有補於生計亦是女工之一端然痼於利欲多行刻薄不近人情之事亦豈賢淑之行也哉

生殖子母錢尤非賢婦人之事也非惟少與錢多取息之爲不義若或失期不還則督索煩苛惡言相加甚至使婢訟訴事載官牒負債之人賣家賣田傾產乃已愁怨之聲播于遠近又兄弟姻親之間互相借貸惟利是急頓失和厚之意余見殖錢之



家覆敗相望以其不近人情故也

人家子女私畜雞犬各標名目分殖錢穀以長子母此誠父母之無識也不惟不能嚴禁必曰吾貸食某子之所畜貸用某女之所殖其爲子女者或吝惜而不與或德色而假借嗟乎此非小事倫紀倒置之始也

不告家長多負債錢以爲奢華之費命之曰浪婦婦人之善借貸由於不節用由於不勤苦不能勤儉祖先產業覆敗於一婦人之手者往往有之可不懼哉故婦人之嗇猶可說也婦人之侈不可說也

可說也

婦人之喜施與非好消息也非其吝之謂也喜施與者雖得稱譽於人家長所托之財不可耗費也若宗族隣里之貧乏者必告家長而周之可也

錢穀布帛不識劑量亡家之兆也  
錢穀出入必有籍記以示家長無有遺漏

舅姑所賜不可擅與人而擅賣之

閨闈之內日用器什無論巨細完缺必記在處無或  
放失

掃軒堂拭器皿祛汙穢務潔淨是故婦之爲文從女



從帚謂女子常持帚也妻亦謂之箕帚妾不可亂棄梳餘之髮纏於衣間蟠於餐中

鳥羽魚鱗菜葉果核勿亂棄軒砌

廚上之烟煤藻井之蛛絲人所罕見而不察然衣巾之不潔飲饌之不精皆由於此日月詳檢隨有而隨除之可也

醬有蛆醯生鷄米荳穴黑蚌果蔬館白蠹蚰蜒蜈蚣盤據羹臠鼠溺蠅遺歷涉飯殮皆守藏調劑之失其法也故精勤婦人經驗防備必慎必謹也

瓦溝雨水鳥矢蟲窩之所漬穢毒之聚不可盥手頰面滌器作食婢子用之亦當禁之暑水不可宿用子子紅虫恐入飲食

吸烟大害婦德非精潔之習也以其長襲葷臭唾津不收故也且烟屑一涉飲食全烹盡棄豈婦人之所可近也常惡轎後婢子持烟具而隨之也

夜登圍必明燭女奴隨之將夕必檢器皿匙箸而固藏凡鑰匙必藏秘近以備偷竊

勿攢鍼於襟恐乳兒之觸之也勿使兒含乳蒂而睡恐其積而不化新生兒臥必正枕恐其腦之不正也臥勿側近窓明恐目睛之相比也裸褥不潔勿



煩人目凡此數者足見婦人精一之心

毋以指挑燈拭于窓壁挑燈毋長也勿撚窓壁紙引燈

匙柄勿搔首指頭勿撥火衣紐勿佩錢

魚肉布帛果菜器皿諸日用之物使人貿市不可苛減其直且已裁割沾污而使之還退以招人怨但防其偷竊欺詐之大甚也

姻親家自有兄弟之義問訊贈遺久而和敬勿失厚意雖有過失互相容護須看子女婿婦顏面勿使有少不安之心今世姻家因一事之不合動成讐

隙皆緣婦人而發也婿家凌虐婦家者尤多使其婦容身無地愧恨而死吁其甚矣

聞人死則停鍼線何其邪而室也若有癘疫連年日聞人死則其可以裸體耶凡諸拘忌皆此類也凡家人疾病婦女主張屏斥醫藥專事禳祝以致死亡者多關係不小可不惕心小兒患痘婦人食素乳道虛匱真氣消削天札相繼亦有欲餌鷄膏補虛而以爲大忌死而無救是故丈夫無識婦人自專災害必至焉

家人疾病惑於巫瞽以爲先亡某親之祟也必使之



祈祝祓禳瀆嫚不敬無所不至亦有厭勝其墳墓者此詛咒巫蠱妖惡之兆故能斥左道不使妖人入門者不害爲賢媛也唐文德長孫后疾亟太子欲請汎度道人祓塞災會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爲惡使爲善無效我尙何求且佛老異方教耳上所不爲豈宜以吾亂天下法此至言也且人死必招巫假說其平生言語行事謂其神降號曰唱魂此尤瀆媒不敬者也至若爲死者供佛號曰水陸會以祈冥福小學書所載溫公之言明白正大可破迷惑

祓禳欲除鬼而鬼先入家拘忌欲避邪而邪已染心何其惑也故家法嚴斥巫覡不使入門忌諱邪說不行於閨壺之內吾家今無此等陋習

婦人有病例守固狹之見不慎風寒不進藥餌深信巫卜專事祈禳此亂人家而有餘

婦人之德當務體下情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餘每寒月黎明卽起躬作粥遍饋奴婢然後使之服役其子東山先生曰天寒何自苦夫人曰我自樂此不知寒也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饑人之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哉



栗谷先生曰治家當以禮法辨別內外雖婢僕男女不可混處男僕非有所使令則不可輒入內又曰婢僕代我之勞當先恩而後威乃得其心必須軫念飢寒資給衣食有過惡則先須勤勤教誨使之改革教之不改然後乃施楚撻使其心知厥主之楚撻出於教誨而非所以憎疾然後可使改心革面右二條匪惟家長之所勉其亦閨闈之當念也男僕有罪不可親臨施罰女婢有罪雖施詈撻不大聲色勿使外人聞之夫之乳母及舅姑所信任老婢當加意善待之

女奴暑月裸衣或踞坐或穢言痛加呵責閨門之內肅如也

僧尼之服不分男女莫曰尼女僧也許入其門家設山臺鐵榻曼碩淫亂之戲使婦人觀之笑聲出於外非正家之道

女子擲柶雙陸敗志荒儀已是惡習從兄弟中表兄弟姨兄弟男女匝坐對局點籌叫呶爭道手勢相觸呼五呼六聲出簾帷此誠淫亂之本也留客珠留客環不可入閨門之內

近世婦人有才氣者或談及偏黨色目家闕高下科



宦陞黜之事則姻族男女嘖嘖稱其能也嗚呼此誠亂家之本也推此以往參與外事無所不至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婦有長舌惟厲之階

婦人當畧讀書史論語毛詩小學書女四書通其義識百家姓先世譜系歷代國號聖賢名字而已不可浪作詩詞傳播外間周文煒曰寧可使人稱其無才不可使人稱其無德世家大族一二詩章不幸流傳必列於釋子之後娼妓之前豈不可耻訓民正音子母翻切初中終聲齒舌清濁字體加減

非偶然也雖婦人亦當明曉其相生相變之妙不知此辭令書人野陋疎舛無以爲式

諺翻傳奇不可耽看廢置家務怠棄女紅至於與錢而貰之沉惑不已傾家產者有之且其說皆妬忌淫媒之事流宕放散或由於此安知無奸巧之徒鋪張艷異之事挑動歆羨之情乎

諺翻歌曲不可口習如唐人詩長恨歌之類艷麗流盪妓女之所誦亦不可習也

凡作諺書語必明約字必疎整不可作荒艸胡說張皇支離使人厭惡也



士小節卷之七

士小節卷之八

完山 李德懋懋官甫 著

藥城 崔理煥星玉甫 編

童規第三

天賦性罔或慝親遺身罔或忒一念慮咸有  
則一動作咸有式整爾衣節厥食童無準長  
益从撰童規

動止

童孺之象穎超不至浮橫渾樸不至孱腐不可了了  
無餘蘊只可肫肫有長進



童子類多輕躁浮淺之習百行之不完全萬事之不堅固皆由於此故易曰蒙養以正聖功也

童子類多急語疾步長者隨見隨禁期於矯革可也方讀書而門外雖有簫鼓之聲不可遽起而疾走也童子稍長而躁心者或暫飢而固索食甚病而善却藥此亦乖戾之漸也

童子之性有癖於鮮新試影自嬌者此易入於奢汰父母抑而矯之以儉使衣麤樸之服也亦有亂頭垢貌不修衣帶此非儉也近於庸陋不足爲賢父母抑而矯之以精使之洗濯整飭無至率也

凡衣服飲食居處使令若不適意恣行恚恨及其壯大大則凶悖小則苛刻故方其幼時於此等事養成良吉溫善之習然後可以作君子矣

童子善跳躍善鹹食故多熱多渴以致飲水無節多成痼疾夫習安靜慎飲啖亦孝順之事也

出入門戶而不能堅闔奴婢之相也上下階庭而跳躡躑躅羊馬之習也

凡說謊驚嚇捫膈掠骹旋風舞商羊步筋斗迷藏抹煤妝人頰撚紙鍼客鼻狡獪炫幻之習皆可禁也童子之容止不安靜者或口齧衣係髮組余甚怪之



鼻涕拭雙袖階庭雖乾淨徒跣而行麤與忙也

幼時不習危坐及長體骨強梗不耐整坐箕踞偏側

從而荒散心亦傾邪九容盡壞可哀也已

內不足者荒步窘言徒欬乾笑貼頭揚手非好氣象

也記曰容無忤

軍吏呼喝趨拜之節不可戲而習之凡梵唄打令許

邪囉噴雜聲亦不可習

人之聲音容貌之有痼疾氣習者不可戲而做之久

而貫習則類而難改如瞬目訥舌做而成習者有

之可不戒哉九容自幼時檢察而不作雅飭之士

者吾未之見也

時時持楊枝刷牙鹽滓刮磨去口過防蠹虫若或

專事冶容期如清水則是妓女之習也

衣勿摺領袴勿拖組坐必整裾立必齊襪

勿納手于袴對人勿捫蝨

非飲食言語而口常哆然非正容也目睛搖轉不定

者其心久放

以手書空心不靜也以筆醮涎及水亂書硯面硯盖

散漫無次序心隨而放失可懼也已大抵見紙則

必雜書大小字斜仄荒忙無文理失體製其心之



忽忽閃閃昭不可掩亦可哀也勿汗書硯滴筆筒  
勿摩弄客筴勿以亂筆點浣他人筴及草笠衣帶  
冬月圍爐弄火畫灰鼻煤額黔頭毛焦卷亦可疾也  
童子好使刀錐尖利之器誤傷肌膚成癥或有刺睛  
眇目長者恒加禁止可也晉范宣年十歲嘗以刀  
傷手奉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受親  
之全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

人之運用刀斤椎鑿不可迫而臨之弄而摩之  
夜行必曳踵而步凡行不視前觸仆多致顛  
凡探高處之物手雖不及不以枕暨書帙硯匣支于

足下

童子口快須戒慎重如對乞人勿斥呼乞丐眇者勿  
斥呼一目又如慘酷駭愕冤痛等語勿輕出口  
瞽者性多暴狂道路之間不可調戲必致毆辱戒之  
戒之予於途上逢瞽恐其相觸必咳而過凡殘病  
之人善怒皆可善待之也  
童子畧有知識不可與小婢同遊戲不可使頑童之  
淫嬾者與之昵遊也  
童女不可使出中門童子不可使出大門養冲蒙防  
逸宕齊家之則也



居喪童子矇然不識人事遊戲馳逐誦詠詩詞長者教喻申申不使之放縱禮節

童子纖媚善依人有婦女之態者長必柔佞須矯之以正直樸實

坐必凭依不耐久坐搖膝翻手厭避長者輕躋麤浮恒有高飛遠走之意者非令器也若不矯氣革習後日不爲凶悖之行者鮮矣

樂遊戲而憚拘檢常冀長者之不在家非善心也乘長者之不在聚伴炒鬧無所不至忽聞長者警欬穴窓窺探潛步微語強讀課書長者其可欺乎記

曰如見其肺肝凡爲童子滔滔如是然此而不改爲小人而有餘可使深懲而不可恕也

世有一種巧詐之童子對端人正士則修飭威儀審慎言辭若將有爲而察其所行則傾邪驕逸無一可觀此真小人之象也勿以童子而少恕之也厭避長者甘處下流最是日入於庸賤陋惡幼與儻人遊者雖至壯大言語容貌終未超脫俚俗之氣故教子弟必使之從遊醇謹雅飭之人方不竟抵于不肖無狀詩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童子隨科舉諸生課習文字容貌不端言語無節輕



浮淺薄仍成痼習以其聞見不出於俗曰故也雖不得已使子弟業科課須托謹厚莊嚴之士使之從事則童子自然檢攝張生僕年方十三四余嘗與之習科舉詩夏月危坐背肩平直展帖楷寫簡言笑無惰容余未嘗不肅然敬之不惟童孺之準則長者亦可爲法科儒俗生太無行義余最恥之

### 教習

教童子必先導以心術之公學業之正及其長大追遊師友必取端雅屏絕匪類不肯經訓始迺免爲雜流雖貧賤而抱關庸保農醫商匠爲業不失爲

修飭之士至若自幼及壯其所聞見無非不正之事與浮浪之人則其或見正事見正人反乃以爲駭異也雖自以爲文藝絕人風流動盪識者見之乃是雜流爾爲善甚難爲惡反易故訓戒童子使之明示好惡無或漸染也

生馬之駒不能調習不可以爲良驥稗松之苗不能培壅不可以成美材故有子而不能教猶棄之也圖書編社學規條曰古之教者教之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生之教亡今教童子惟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



歌詩以發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威儀諷之讀書以開知覺今案此三條亦各有義謹列于左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少分爲三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詐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禮貌習熟德性堅定矣亦如前分爲三班日輪一班習禮餘皆就席斂容肅觀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只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理浹洽聰明日開矣

禮曰男子八年始教之讓此遜而不貪謙而不吝禮之善物也漢孔融幼時與諸兄食果取小者兄問之曰我小者法當取小者

栗谷先生教小兒有十七條重則一犯論罰輕則三犯論罰曰不遵教訓馳心他事父母所令不卽施



行不敬兄長發言暴悖兄弟不愛相與忿爭飲食相爭不相推讓侵侮他兒相與忿爭不受相戒輒生怨怒拱手不端放袖跛倚行步輕率跳躍踰越好作戲謔言笑喧囂好作無益不關之事蚤寐晚起怠惰不讀讀書之時相顧雜談放心昏昧晝亦坐睡護短匿過言語不實好對閒人雜說廢業好作草書亂筆污紙

子弟幼時恪遵訓誨不遭呵責楚扑上也或有過失長者施罰雖至流血乃羞乃懼且感且悔每於行事必惕然思受責受撻之故小心謹慎不可再犯次也最下者已有大過而不服長者責罰肆其狠毒文過自聖逾忤長者挑其怒暴使之亂搥肌膚潰爛恩義以傷亦有犯罪受罰僕僕自服誓不爲惡姑免深治後復如是屢犯屢罰終不悛改者亦無可爲也余性愚下但自幼謹拙多懼三歲至于十歲受長者之撻只三而已至今歷歷思緣某事而遭此罰也世之狡童只坐不惜吾皮肉之痛也長者施撻豈樂爲哉蓋冀其懲之也夫何怨乎童子輕俊雖有才慧長者不可過獎養成驕氣師長嚴整則愚下童子必厭苦告其父兄曰不善教



也乃叛而往從軟俗之人父兄須當察其姦詐切責之可也爲師長者若有厭苦之童子是終不成好人疏而逐之可也

子弟自幼時姿質粹美察其心志不願習流俗科舉之學須勿拂其性而任其所好擇賢師友而托之成就其學業較彼科舉榮利輕重大小何如也長者喜與兒輩狎昵諧謔者兒童無所畏忌日趨愚騃故如此之人雖有文有才不可以爲師長背誦所業經或史而細膽暗覩欺心孰甚焉不良之漸不可以不塞雖撻之流血不足惜矣

如有浮浪狡黠之童子誘吾子弟以博奕之戲鄙嫖之事先治吾子弟又告童子之父兄使之扑之他日或又來之必絕而逐之

常看世俗子弟不欺其父母者幾希乃反究之則皆由於童時其父母溺愛不教以至見欺不惟其子之不孝蓋亦父母之不慈禮曰喪父長子不娶又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勿與爲友皆惡其無父而不能教女不娶而男不友雖然無父男女豈盡非人蓋以禮防言之也若有父而不能訓子女與死等耳豈不可哀也哉



狡黠之子弟不可使習文詞傳其智詐則必作賊橫  
逸之子弟不可使學武技養其暴猛則必殺人

韓山子曰士大夫家子弟不宜使讀世說未得其雋  
永先習其簡傲善哉斯言世說猶如此而况鄙俚  
淫媠不經之書哉精神方旺而先入者雜亂則畢  
竟作何等人

訓蒙字會小子之學也必詳知方言訓釋事物之名  
因此而可進於爾雅急就章小學紺珠等書又須  
課習字書韻書精習偏旁子母音義盡通于正韻  
字典正偽說文等書其於羣經諸史沛然無所滯

矣拘儒俗生不講此義必大言不慚曰我能作文  
又通經學使穎悟小子終身鹵莽不識一字何其  
陋也雖然拘於古而不通俗亦非通儒也

童子方受讀而心大躁擾厭聽師長訓義以手指葉  
常欲翻揭甚至未及說到第末行之義而徑揭葉  
也不能融解亦無問難受纔已而忙忙覆冊長者  
亦或并聲導讀童子則讀甚忙迫而其聲常在長  
者之前是犯反教之嫌不惟不能領會訓旨心不  
安定不成令器凡此數者可不深警

讀書聲澀者滑者俱不領會文義須當溫詳圓明



白鹿洞規夙興夜寐箴簡而要日日誦念時時體驗  
讀書儉籌最是童子不良之習及到長成必多鹵莽  
無文亦復狡獪不誠假托有病不讀亦惡習也  
讀書而闕課則前功盡棄嘗見好遊嬉不勤劬而能  
成通儒者未之有也

課讀遍數排定時刻不可逾越使之參差余幼時未  
嘗一日闕課朝受四五十行讀五十遍自朝至暮  
分排五度一度十遍非疾病未嘗違舛功程恢恢  
而增長精神所讀之書至今猶記大旨余氣甚孱  
薄故行遍之數甚少若使才氣壯旺者隨力爲程

其進不可以極嘗看諸童子課學漫無準式朝日  
旣下窓受讀太忽忽因以食食自托飽滿遊戲無  
度日旣仄始強讀若干遍夜又困于睡不讀誦明  
日必窘遁受責日日如是漸就滅裂亦有自恃記  
性百行之文數遍而誦他日不能領會亦可惡也  
對長者受教拱手正坐敬聽詳問讀書之聲溫而無  
懦清而無促勿複也勿絕也勿聒也勿訥也勿倒  
讀勿譌讀勿落字讀勿越行讀勿亂搖身勿頻回  
頭勿欠伸勿噫咳勿聽講而旁聽他言勿視字而  
偷視他事凡對書讀誦講問而不摩扇弄帶刮席



撫襪爬癢剔甲搖搖浮浮麤問厭聽者未之見也  
段容思年十四見陳緱山明倫堂上銘羣居慎口獨  
坐防心慨然有學聖之志動作不苟薛思庵生而  
姿容秀美五歲卽喜讀書居止不同流俗故君子  
之成就德性者自幼必卓然殊異乎常童凡子羞  
與之濡染見善而思效焉

有錢必買紙買紙必作冊作冊必書格言以備亡失  
凡習字必精整方楷不可浮率雜以艸書始勤終怠  
博奕家兒全不識文字舉業家兒全不識義理天下  
之可悲者惟斯而已雖然博奕之家陋矣不足誅

至若舉業之家將以致身也縱曰黽勉爲之何不  
少思行義之可貴不負聖賢之經訓也

高景逸曰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  
之艱難便足爲賢子弟矣又曰今人自孩提至成  
人父母之教師傳之誨曾有出於富貴之外者乎  
根心生色不言而喻此念已若天性而真仁義反  
若矯揉安望有起拔沉淪能自覓求吾之所謂至  
富至貴者

朱子與魏應仲及長子受之書持身讀書之方畧備  
今於兩書節而類記之與魏書曰起居坐立務要



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剽輕以害德性謙遜自牧和敬待人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語恐廢光陰勿觀雜書恐分精力與子書曰居處須是居敬不得倨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誼譁凡事謙恭不得尙氣凌人自取恥辱交遊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不可無親疏之辨與魏書曰所讀經文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即便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逐一抄記以時省閱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質問終身黯黯以自欺也與子書曰早

勉受業請益質問不得放過所聞誨語逐日剗起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記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借來熟看或傳錄之而資問之思與之齊栗谷李先生所著擊蒙要訣小學之階梯也俞左尹直基所輯海東嘉言善行小學之羽翼也其言皆近而易知童子讀小學時常常參看其效甚大擊蒙要訣有革舊習章聖學輯要有矯氣質章小學書有立教篇近思錄有教人篇此於童子尤爲切當皆可以加意勉行也

童子習氣矯革爲貴余幼時性甚偏隘有故而闕課



讀則泣不曉文義則泣見童輩凌逼則泣遭長者  
呵責則泣至于成童幾無日不泣十六歲娶婦以  
後始有羞愧之心雖有如前不平處抑之忍之內  
自消磨設使被人侮罵不復泣也庶幾不欲與人  
爭競若或不改至老大猶泣是何如人也

張子曰矯輕警惰蓋此二者尤爲童子之所戒今採  
先輩於此二者用力可以爲法者列于左

李貳相尙毅兒時性甚輕率坐不耐久言輒妄發父  
兄憂之公佩小鈴以自戒每聞鈴聲猛加警飭出  
入坐臥未嘗捨鈴及至中年之後以太寬緩見譏

於人後人之戒輕薄子弟者必舉公以爲則

趙重峰先生自幼嗜學衣履盡破而從師不避風雪  
每值禾熟守宿田間同學數人從之各誦所讀夜  
深同學皆睡臥先生誦不輟久方假寐鷄一鳴先  
生又起誦之時放牛牛行逐草必執書隨之且行  
且看天雨則披卷于蓑笠之下潛心探蹟每日採  
薪蕪親房以書映火光讀之以農爲養于隴間橫  
木爲架置書休暇讀之

敬長

童子必教以厚重恭謹然後長能知敬待師友雖有



才藝不敢宣驕於人嘗觀薄有才而家世富貴者必驕於人不辨老少怨謗橫集戮辱及父兄蓋驕生於淺淺生於昏摠由于幼時不教以厚重恭謹自陷於不孝不弟可不懼哉

童子徒恃嬌愛或有不愛父母之責盛氣辨白有若角勝者然久而不改終爲不順之子而已

或有敬父而畏縮愛母而放弛畏縮則愛或未孚放弛則敬或未行故事父母敬也愛也均焉而已矣稱師長必曰先生李陳玉示兒書曰余弱冠謁鄒南臯師座客有舉鄉先生別號者師曰此先達也宜

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濶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胷中放肆目無前輩其一生人品事業無規矩準繩可知爲記此以戒爾曹此輕薄之習願汝曹無相效也噫今世童子肆然斥呼受業之師及他尊丈名與字何嘗稱別號稱先生也哉動必曰孔子祖也子思稱夫仲尼周子師也程子稱夫茂叔此不知時世之異宜也今世之不可斥呼長者之字猶宋之世不可斥呼王父之字也故使孺子驕慢無禮者父兄之過也字猶不可斥呼况其名乎



趙判樞綱往一宰臣家蔭官老人先在座主人孫兒年方六七甚嬌愛使兒戲辱蔭官擬以犬牛主人喜曰小兒有氣必興吾門趙公正色曰小兒心氣未定雖撻而教之使敬長老猶有不奉其教今乃教之以侮辱兒必認以爲老既可慢則兄可慢父可慢君上亦可慢幾何不至於犯惡逆也主人氣塞不能言

同學之兒年雖相若或有先冠者稍敬之勿爾汝也勿服長者冠帶以爲遊戲勿坐臥長者之坐臥處對長者勿爬頭脂刮齒涎捫鼻涕挖耳垢

見長者方食不可流涎而企之雖不與之勿須恨也

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

長者欲吸烟必先裝葉打火以進

長者欲出門必拂衣帶刷笠以進長者自外歸欲褪衣必從後執兩袖以脫之搦掛橈上貼如也

長者欲書字必整備紙硯小心磨墨勿太肆力勿濫用長者紙筆凡長者所命托藏之物勿失勿壞

長者使之搔背癢手若寒必呵而溫之或灸火敢搔後長者寢先長者與點燈伏火手自習之日執巾帚以拭以掃整排床席齊摺衾褥檢圖書帙筆硯



長者方授童子書他童子或從旁指說其義誼聒不  
已者不敬之甚也呵而抑之可也

童子方讀書而長者或有病或對客言語勿高聲讀  
聒亂其問聞必須微婉其音亦勿歧心而竊聽

童子於長者之會言笑太恣肆亦不祥也謙恭慎簡  
敬聽謹對明問詳記其可忽諸

長者之會有可聞之言必叅坐敬恭聽銘心不忘或  
有可記之事必退而記之客或談淫褻女色之事  
童子參聽言笑則近於放宕佯若不知則近於巧  
詐不如逡巡出門不聞爲善也

長者與之登高遊賞必立侍左右以俟指教不可橫  
越奔走以勞長者之招呼目所覩必歷問焉

長者命製詩勿推托延拖專意構成亦須詳問字義  
用之而不可元不用心勦竊他人所所亦勿使他  
人假作冒以爲己製也

見客必拜客不逢長者必敬恭問客何處來有何事  
詳記念俟長者來卽謹告焉他處問訊書札勿忘  
勿失亦告長者

長者出入必起立長者有訓必拱手肅聽無遺心有  
疑必謹問條理勿拘尊嚴置不辨泛稱唯唯亦強



曰已知之也侍長者食食才已勿投匙遽先起也  
賓客耆老者來童子下堂肅迎扶護以上以其杖倚  
于壁間俟其起而先整屨奉杖仍又扶護下堂

事物

幼時不能詳記六甲九九世系國號諸名數則到長  
益鹵莽至有不能辨臟腑之名五穀之次及經史  
之篇目者是不足爲人也古者小學先教名物故  
六書者小子之學而名物之淵藪也周官保氏掌  
之以教國子外史掌之以訓四方司徒氏掌之以  
教萬民漢興太史試學僮能諷書九千以上得補

爲郎以六體課最得爲尙書令史今之教小兒只  
剽竊文字淪薄淺陋而已漫不識古意噫

慣於閨房零碎之事習於閭巷猥鄙之言不能尋繹

聖經賢書不得親炙良師益友是謂自暴自棄

自世教之衰童孺之所聞見不過科舉宦達女色財

利賭博諧謔嘲謗爭競諂媚欺詐鄙吝誇張猜嫉

驕侈羨慕酒食鞍馬器什衣履等事其所著述則

科試浮虛之文其所覽觀則傳奇淫褻之書何嘗

行正事讀古經哉故人心日溺世道日敗自不教

童子始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爲豫伊川先生曰



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辨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

童孺之習舉皆厭讀書恥執役至於一切嬉技不勸而能不教而勤象戲圍某雙陸骨牌紙牌擲杷意錢從政圖擲石毬八道行成皆曉解則父兄儕友嘉獎才智如或不能焉則人皆嘲笑何其痼也凡耗精神亂志氣廢工業薄行檢資爭競養譎詐甚

至溺於賭錢蕩敗財產迺陷刑辟故爲父兄者嚴截呵禁或潛置技具焚裂而楚撻之可也余性謹拙自幼無爭較之心不惟一生不執技具至如世俗童子所爲唐音初中終及艸榜亦不爲之吾家子弟庶幾恪遵毋或敗度

館學月課士子浮薄近日陋習也童子假手呈券凌辱試官尤爲猖狂爲父兄者不可使穉子隨例紛拏學其淪靡損壞良心

童子多欲隨發而禁可爲吉人凡見人之衣服器用玩好之物勿羨也勿訾也勿偷也勿奪也勿易也



勿匿也凡已之物勿吝也勿耀也勿恨不如人也  
兄弟之間雖微細之物可均而不可專余於徐元兩  
妹長六歲七歲俱在幼時得一花枝必三分其蒂  
得一果實必三分其顆至于壯大未嘗爭競幾乎  
無物我也族黨稱之凡吾子女不可不知也

童子吸烟非美行也薰骨髓燥血氣毒液汚書冊殘  
燼焚衣服含烟盃相嬉翽爭競而破唇缺齒甚至  
貫腦衝咽豈不可畏或有對客抽長筒與之接火  
何其慢且猥也亦有長者切禁以至楚扑而屏身  
偷吸竟不悛改亦或有父兄使之勸吸者何其陋

也烟草盛行殊非美事也

紙寫之戲童子皆狂尤所痛禁者也眼突口張頰皴  
手皸破衣袴汗鞋襪踰墻跨屋墜厓陷阨偷父紙  
竊母絲違教訓闕課程甚至角勝負而相毆打舉  
一戲而備百惡吾家子弟手未嘗執鸞有時舉眼  
覷鬪鳶余必呵責之風車亦不可持也

嘗看癖於養鶉鴿者喪志廢業與鬪鷄同亦須禁之  
兒時愛護書帙者長必成學勿以亂墨點抹勿以雜  
物挾置於冊葉之間勿割白處以爲用

同學童子所用紙筆不可奪而專之自己紙筆則慳



而護藏惟恐人用也

凡習字磨墨點指爪浣衣服潑床席非童則也

夜饌勿多食食後勿卽臥凡飲食屑不可舌舐汁不可指挹當食勿放笑朝食不洗面命曰齷齪

濡濕辛鹹之饌勿徒手而啖仍于揩面目搔腹背揭書帙拭衣襟凡拭粉帖勿以唾勿黔手指

掃塵不拘時五日一洗硯三日一拂衾褥及席夫書畫籤抽隨亂而整暑月房室朝夕搜跳虫

勿畫地爲書嫌人之踐之也任氏希壽年力五六歲見同輩兒於庭中書天宇君父等字愀然苦止之

勿作弓矢亂射勿撒石人家勿以火藥爲戲

賓客驟驢勿潛騎馳逐勿拔馬尾勿騶惹獬犬

勿生剝樹皮勿活拔鳥毛勿浣點障壁勿刻劃柱枱緣樹勿掩蝟乘屋勿探殼勿拍折隣家果實花枝凡

蟲鳥艸木一切生物不可殘毀不惟壞吾良心墜躓螫刺其害不一二也蕘及春松之液不可咀吮

忒嚼冰雪團雪溜冰不惟損容儀亦足致痼病孔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勿含麥芒勿嗅花蕊以其皆足以致害也

勿開竈設冶以火爲戲凡坐立必慎避爐火燈油



勿當火而咳勿遡風而唾油頭勿枕書汗手勿執食  
剪燈焰注硯池不滅不溢者亦可見小心

裝書封札剪束粘搨必須精詳正一子弟之職也  
事親者烹藥煮茶水火之候不可不知

賓客之會盃盤筆硯橫縱座間執事承奉綽然有儀  
無或麤疏可以觀其人也論語曰敏於事

貧賤家兒固無論也雖富貴家兒讀書之餘隨其筋  
力時執勞苦之役後日功效甚大朱子曰古人上  
下之分雖嚴然待子弟如臣僕陶淵明籃輿用其  
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夫子之釣弋古之人執干

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  
臣子之職爲恥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庶  
幾可少變乎

鄭童子慶參從余學靜厚而勤實嘗曰處萬事得其  
善甚難登溷瑣事也善登亦難余聞而嘉之



士小節卷之八

終



